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雜文六

菜蔬畧 明劉基

天地久其道而萬物生聖人久其德而庶功成士農工商久其功而百務真故植韭以為之君韭者久也所以久吾生也致久必慎其揆故植之以葵葵者揆也揆得

其道故視明而聽聰故植之以葱葱者聰也聰達則得
算多故植之以蒜蒜者算也算不失家必豐故植之以
薑薑者豐也豐大則強矣故植之以姜姜者強也物太
強則過剛剛過則折君子戒焉故植之以芥芥者戒也
戒事者思必苦思苦則毒故植之以荼荼毒罹於中而
用力勤故植之以芹芹者勤也勤極則病故植之以蒲
蒲者痛也病之劇也病劇必弱故植之以荏荏柔而弱
也弱則微矣故植之以薇薇肝傷也肝微則羸其行故

植之以萋萋者僂也愈病必以藥故植之以芍藥藥攻
病不可失其養故植之以鞠鞠者養也得其養而後蘇
故植之以蘇蘇者蘇也蘇則起矣故植之以芑起必慎
以保其後故植之以瓠瓠者護也護不違乎道則難舒
而福生焉故植之以芷芷者祉也引祉莫大乎育德故
植之以蓄蓄必有濟故植之以薺薺者濟也濟自近而
之遠自卑而底高也故植之以崧崧者高也高極必窮
故植之以芻芻慮窮者必早計故植之以薊薊者計也

吾朝而游焉觀其莘莘菁菁可以悅吾目而暢吾情夕而游焉擷其芳而茹其英可以旨吾腹而曼吾齡又可以究吾知而通物理安得不悠然永懷怡然自喜哉

求石磬對

劉基

泗水之濱多美石孟嘗君為薛公使使者求之以幣泗濱之人問曰君用是奚為哉使者對曰吾君封於薛將崇宗廟之祀製雅樂焉徵君之石無以為之磬使隸人敬請於下執事泗濱人大喜告于其父老齋戒肅使者

以車十乘致石於孟嘗君孟嘗君館泗濱人而置石于
外朝他日下宮之碣闕孟嘗君命以其石為之泗濱人
辭諸孟嘗君曰下邑之石天生而地成之昔者禹平水
土命后夔取而薦之郊廟以諧八音衆聲依之任土作
貢定為方物要之明神不敢褻也君命使者來求于下
邑曰以崇宗廟之祀下邑之人畏君之威不敢不供齋
戒肅使者致于君君以置之外朝未有定命不敢以請
今聞館人曰將以為下宮之碣臣實不敢聞弗謝而走

諸侯之客聞之皆去於是秦與楚合謀伐齊孟嘗君大恐命駕趣謝客親御泗濱人迎石登諸廟以為磬諸侯之客聞之皆來秦楚之兵亦解君子曰國君之舉不可不慎也如是哉孟嘗君失信于一石天下之人疾之而不況得罪于賢士哉雖然孟嘗君亦能補過者也齊國復彊不亦宜乎

土偶對

貝瓊

岸海有古祠奉捏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

料然而烏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芴然而蛇虺蟠乎
中有屋焉仆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
是祠閔五百春秋矣常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
旱必禱海賈沂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
登無蜚蝗霜電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
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怪夜見髣髴金支翠旗自天而降
而日有事於是者磨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
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

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怪焉是夕宿於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於夢曰吾既辱子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歟內拊百姓外柔四夷生殺係其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寮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

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歟吾假丹青
之飾而托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
玉被錦繡且張張焉尸居而鬼躁未始見德於人子奚
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然臍之禍三窟徒
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圯而殃穴蟻
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
而非其實也昭昭者或愚皎皎者或污安知其才足有
為而時不可為乎介者又曰胡廣歷六帝而無稱於時

一盧懷慎耳張華裴頠禍至而不圖一曹爽兄弟耳人物不同而同為土木也余無以詰覺而識其語將獻諸上懼執政之不悅也故尼

冒雨尋菊述

商輅

白帝徂秋黃金勝友解塵成契冒雨相邀問涼燠則鴻雁在天叙交游則芝蘭滿室砌花舒菊還同載酒之園岸葉低松直枕維舟之浦參差遠岫斷雲將野鶴俱連滴瀝空庭竹響共雨聲相亂抑折巾于書閣行閱飄

楚挹雅步于琴臺坐聞流水字中科斗競落文河筆下
蛟龍爭投學海珠簾映水風生曳露之濤錦石封泥苔
濕印龜之岸泛蘭英於戶牖坐接鷄談下木葉於中池
厨烹野雁墜白花於濕桂落紫蒂於踈藤雖物序足悲
而人風可愛留姓名於金谷不謝季倫混心迹於玉山
無慙叔夜

毀舟對

皇甫汈

東坡公子問於通方先生曰聖王制器尚象舟楫興焉

吳郡巨麗實為水區弘舸連舳巨艦接壚蓋自昔紀之
矣識治者惡夫崇奢之病禮也華飾之蕩志也嬉游之
妨業也叢飲之釁鬪也冶容之誨淫也議將毀舟示以
甲令裁以常模是為反本以敦其俗矯弊以殫其化矣
自今其可觀乎先生曰否不然此謂裂衣斷帶之禁而
非弃車止擊之神也剖斗折衡之治而非休樹息陰之
化也僕聞之善防者循其性不改其故善牧者通其志
不拂其情是故障狂而壅之不若䟽源而決流者易也

御馬而佚之不若牽牛而豫貫者順也是故先王有因
民之政而民宜之有隨俗之化而俗安之舟楫之利其
究亦博矣非盡如子所云也用之聚族逆女以洽嘉禮
用之送死弔喪以崇厚德用之祖遠餞近以暢離緒用
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胡蠹於政而欲毀之哉且疊樓
島峙不僭於瓊構之翬飛也錦駟霞舉不夸于雕墻之
衣繡也軒幌之照水不多于緹帷之竟道也終宴之所
費不浮于一饗之玉饌也芳辰之綴賞不曠於窮年之

游手也采蓮之靚女不荒于倚市之明艷也中流之簫鼓不闌於閭巷之絃管也何舍彼而亟此蓋事有緩急物有大小治有先後政有因革今瑤臺無恙而餘皇被災孤鼠當道而鷓首蒙戮里猾怙勢而榜人受禍囂訟繁興而權歌輟響殆非所以召和氣弭怨聲也吳之侈靡鼎貴比肩操贏繼踵久矣成周風在四方先王不強而同蟬螭之刺不能齊之以儉沮洳之譏不能挽之以奢使蘭舟桂楫不泛於朝夕之池危冠袷服不睹于長

洲之苑繅賄奇貨不鬻於吳趙之肆陳粟紅腐不儲于
海陵之倉巨商良賈不通於閭閻之塗而上錯之賦可
不登于天府之國庶一切盡廢之乎今夫舟之習於水
猶車馬之習於陸也為之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績
蜀藉以葦苻鏤以鈎膺文以輪轅約以絳革和以鳴鑾
非不麗也亦猶屏騎於周行而脫駕於魯道也未見其
可也宰民者浸以湛恩潤以鴻澤惟患康衢無鼓腹之
夫南畝乏媚我之婦顧戒其樂胥坐而愁鬱止其笑歌

起而呻吟曷故焉昔季子入晉見今室惡而故室美新
牆痺而舊牆高歎曰民力竭矣吳舟雖麗亦故室舊牆
也民實不堪漸自痺惡耳若昔管仲沐枝而塗無愆期
之役晏嬰棄車而民罷擊轂之戲致治有本導民有機
故曰民可感而興也二子之謂也仁侯良吏勅躬閑心
端軌務實達權挈要在宥去甚斯民將有率履從教改
行安節而嚮化者焉毀舟何為哉

鴈訓

唐順之

執徐之歲有鴈集於顧舍人第舍人筮之得小過焉其
繇曰飛鳥遺之音大吉博物先生聞而往賀之至則蹠
華公子在焉公子謂先生曰鄙人聞之人事占幾天事
占符幾罔舛盭而能垢符罔闇沕而弗彰蓋昔者玄鳥
集戟黃雀投環游龜象紐墜鵲化印斯瑞眇乎瑣哉然
猶薦紳動色焜焜燿燿若天授幽契而神畀秘寶焉者
矧夫鴈抱陽背陰羽蟲最靈者乃今歛翮戢翼翩然來
賓斯亦異矣於舍人何所當焉願先生為舍人鋪張而

揚權之可乎先生曰唯唯可乎哉可乎哉請撫僕所聞而公子選焉夫陸柱隲黍黍粟吳粳芬馨狼籍穰穰滿臚爾乃呼儔命侶啜喋蹂踐一飽恒餘羣啗每饜此葢飲食之至樂也舍人嘗羹肉饗割肉大官滑脆腥膿溢腹盈飡若是何如公子曰夫繫稻粱之謀者忘冥冥之志沈豢養之適者違性命之和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願聞其它先生曰文獸眊皮珍禽辨羽爾乃披黼戴黻純緇襍緇纖毳似鬣溫氈方綈甌毬翮翬翺差池濯

冷波以修容颺輕颺而整儀若夫東海獻珠上林呈白
匪恒理之所窺亦云極態而盡飾于是使鸚鵡羞綠山
鷄讓錦此蓋羽儀之至文也舍人綰銀垂黃錯以紆藻
顧步流暉折周展耀若是何如公子曰古之言章服者
特以殊等威別上下而已非以為侈榮極觀也且令聞
被躬安事文繡哉先生曰鬱野茂林平臯廣澤尉羅無
所安施繒繳爾乃頡之頡之翔而後集輟雲霄之勁幹
指天地以假息故易著漸磐詩詠遵渚宜比夫鸚鵡踰

踰乎榆枋鸛鵒卑栖于簾廡者哉此蓋居處之至適也
舍人待詔石渠之庭侍直承明之闈栖遲雲陛偃仰華
棖若是何如公子曰儒者以禮義為安居未聞文軒華
屋之為快也且夫東方朔浮沉金馬奚足道哉先生曰
神韻作書實始鳥跡而鴈以字稱焉觀其隊矯明騫翕
跂糾紛一從一橫乍合乍分既錯落而成點亦聯綴而
為畫拂素霓以施鉛依玄霞以和墨於是掩蚪蚪之奇
形奪蝸蜒之巧篆此蓋法象之至章也舍人搨碧玉之

管操文犀之觚斯籥是摹鍾王為徒若是何如公子曰
書者六藝之一耳且夫餘墨成池敝穎成塚固已勤矣
無乃非古人所游藝者哉先生曰秋空沕漭金波皎晶
川原窅窳百籟收聲爾乃揚吭鼓頰載飛載鳴啁哳嗑
嚙嚙呷呷乾或趑羣而響駛或侯侶而聲遲或雙呼而
雖雖或單噉而悽悽或中斷而更續比律呂之相諧于
是鶴鶴為之罷啖鴉鵲為之噤舌羈旅聞之而遐思離
妻聞之而於邑此蓋聲音之至極也舍人擅中吳之逸

韻汎下里之煩吟攤篇捫句鉤玉錡金若是何如公子
曰歌賦尚矣然雕蟲篆刻哲人刺焉願先生少益其說
也已先生曰積石炒腓交河凍合峨峨層冰皚皚疊雪
爾乃審圓方之闔闢謝坎維而向離服匪垂翅于寒門
奚晞羽于暘谷異往來于玄鳥類屈伸于尺蠖此蓋消
息之大時也舍人始焉豹隱吳門乃今邁休際昌連茹
彙征以應鴻漸宣徒曰好爵是嬰若是何如公子乃俛
首深思而未答也先生遂推而退之曰夫鴈有六德焉

知時寒燠智也時去時來若有約劑而不與者信也銜
蘆以避弋慎也締偶不亂者介也能羣者仁也羣而有
序者禮也舍人脩姱葆真襲華振譽畜茲六德協于禎
祥若是何如公子乃雀躍而起喟然而嘆曰嘻吁休哉
夫晰萬物之精者不以通塞異觀究天人之際者不以
幻化眩見故履幾莫如謙謙承符莫如兢兢謙謙者人
益之兢兢者天庇之然則求鴈之為瑞也蓋亦主人之
自求多福耳詎不閤哉彼諦圖測謀以覲靈者末矣于

是舍人再拜謝先生乃去

鶴田券

許相卿

關中孫太白山人與許九杞善山人寓南屏山一鶴自
隨九杞為買鶴田歲輸種于萬峰深處而納券曰太白
山人鶴田在九杞山書院之陽倚山面湖左林右涂廣
從若干步歲入粟若干石有奇以其奇為道里費而歸
其成數於西湖南屏山歉歲汰其半以九杞潤筆金取
盈焉佃之者主人之鄰李仁輸之者主人之僕歸義董

之者主人之弟樵卿主人謂誰山人之友杞泉子許台
仲甫也

養生契

汪道昆

家大夫學道東海之上遇至人僊僊乎歸大藥可計日
就也越十年而有難色禁勿談即其枝單其神王矣顧
未艾而艾視夫人無異能焉母弟曰胡長公少為淮海
大賈日飲而傾四坐為酒人雄夜歸狹邪二八更侍欲
至奢也行年六十而始艾猶然甘酒而嬖御人夫養生

莫善於家大人莫不善於舅氏兩人者血氣等盛筋力等強斑白淹速有差何相詭也黃庭君曰襄陽公多智人也故多思多智多惑多思多勞時而忽忽時而營營朝握髮而夕槁矣長公負盛氣倜儻不羈游困而無以爲家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或搆叔氏因而窘辱長公人將不堪長公睚眦自若獨亟呼酒召諸客曰來吾與公等飲耳其善自寬若此夫心勞則形易敝逸則全此其較也襄陽公有弟同齒而

黔首長公有少弟白首先之勞逸之微何論血氣曼室
曰固也予小子侗然者也孩若犢童若駒結髮而受事
若繫匏瓜事畢若芻狗歸而周游若麋鹿之適豐草居
若斥鷃所思不越乎榆枋絕智屏思庶幾乎混沌氏之
術乃今父母兄弟具在四十而見二毛敝無日矣何故
哉黃庭君曰噫吾子過矣爾將以為絕智顧未能忘是
非爾將以為屏思顧未能忘古昔惑且勞滋甚謂養生
何軒轅氏有言毋勞爾形毋搖爾精乃可以長生爾默

默爾冥冥爾母以堅白鳴其天全矣曼室曰固也舅氏
不務重積左儀狄右麗姬勞之挫之何不用也顧行年
六十而始艾宜無當于軒轅氏之言黃庭君曰不然請
借佛為喻佛子以身事佛惟飲食男女為兢兢所謂持
戒也戒則定定則忘未至於忘猶知飲食男女在也忘
則無醜毒無醒醐無甲兵無衽席諸漏盡矣是故具信
心者戒具深心者定具解脫者忘忘無心也諸佛無漏
往往順事而逆施之不知所戒尚安事持不知所持尚

安事定非解脫寧詎能乎善乎管夷吾之論養生肆之
而已朝穆妄自輕而困子產鄧析直以為聖人則長公
之徒也何謂形何謂精曼室退而自失曰異哉舅氏沿
波流登彼岸矣舅氏聞之喜舉卮酒進嬖人脩樂事如
故

為蚶謝上表 劉鳳

臣蚶言伏見除書以臣為長水將軍曹丘校尉行醴泉
令醢如故臣聞令跼蹐感頗知懼篚頒祗辱緘口何辭

念臣介族卑品么庸陋質劣慙蚌蛤之微瑣負蝸蠃之
議輪菌無奇安能磊砢蛭蝨徒爾豈曰閑藏是以轉側
汙瀆分絕清塗縮胸泥沙託言獷殺不意過私猥加漸
植溉其種類曲蒙滲漉含育逮茲顧外有水稜中殊混
沌惟多褻積誠何氣味而得濫預八珍叨陪五鼎腹腹
焉取骨體奚堪方當泔以醕涕柔以挫糟僭調羹于辛
櫛竊借箸于鹽豉恥斯蚘醢以間脚臘未恐腥菹去同
乙醢擘江珧之房膏流食指齏紫貝之胃飫厭車螯銜

澤及膚噬恩滅頂固將腐爛為期非復糜碎所答輒不
勝戰慄董躬莅盤匝拜表以聞詔答曰卿著姓會稽策
名海錯脂韋所便肥甘是悅故斯簡授以待和滋爾其
折衝樽俎毋避鼎鑊勿庸讓也

絳州戲判

徐渭

絳記何由為人炙口昌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為愧
雕蟲小技之逞丈公所誚合書門大吉之諧正好試官
軋茁刺刷枉誣盤詰詰曲聳牙鞅鞅非真空青是假難

逃賈胡眼雙鷄子精明芒硝八兩大黃半斤且瀉夜叉
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煮服必
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興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
束之高閣母乃大苛弄向孤琴庶幾別調

論曲 李贄

吾聞之追風逐電之足決不在於牝牡驪黃之間聲應
氣求之夫決不在於尋行數墨之士風行水上之文決
不在於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結構之密偶對之切依於

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應虛實相生種種禪病皆所以
語文而皆不可以語於天下之至文也雜劇院本遊戲
之上乘也西廂拜月何工之有蓋工莫工於琵琶矣彼
高生者固已殫其力之所能工而極吾才於既竭者也
夫惟作者窮巧極工不遺餘力是故語盡而意亦盡詞
竭而味索然亦隨以竭吾嘗攬琵琶而彈之矣一彈而
歎再彈而怨三彈而向之怨歎無復存者此其故何邪
豈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蓋雖工巧之

極其氣力限量只可達於皮膚骨血之間則其感人僅
僅如是何足怪哉西廂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內
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於物其工巧自不可
思議爾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於為文
也其胸中有如許無狀可怪之事其喉間有如許欲吐
而不敢吐之物其口頭又時時有許多欲語而莫可所
以告語之處蓄極積久勢不能遏一旦見景生情觸目
興歎奪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磈礧訴心中之不平感

數奇於千載既已噴玉唾珠昭回雲漢為章於天矣遂亦自負發狂大叫流涕慟哭不能自止寧使見者聞者切齒咬牙欲殺欲割而終不忍藏於名山投之水火予覽斯記想見其為人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於君臣朋友之間者如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其端於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雲雨之反覆歎今人之如土其尤可笑者小小風流一事耳至比之張旭張顛羲之獻之而又過之堯夫云唐虞揖讓三杯酒湯武征誅

一局棋夫征誅揖讓何等事也而一杯一局觀之至
耿小矣嗚呼今古豪傑大抵皆然小中見大大中見小
舉一毛端建寶王剎坐微塵裏轉大法輪此自至理非
干戲論倘爾不信中庭月下木落秋空寂寞書齋獨自
無賴試取琴心一彈再鼓其無盡藏不可思議工巧固
可思也嗚呼若彼作者吾安能見之與

論佛

陳繼儒

佛氏者朝廷之大養濟院也我明設養濟院以養無告

也然州縣不過一二百疲癯殘疾止矣其外少壯而貧
終身不能溫飽婚娶者不知幾千萬人幸佛教一門收
拾此輩耳夫今之僧非真忍於離父母去妻子叛名教
而思以易天下也大都貧賤無聊計無復之真所謂天
下之窮民而無告者窮漢而欲人人婚配能乎賴彼教
設為出家以清淨之人人授廩能乎賴彼教設為寺院
以散處之人人鮮衣肉食能乎賴彼教設為披緇托鉢
以澹泊之人人誦詩讀書能乎賴彼教設為諷經說法

以曉暢之人人裹糧以遊能乎賴彼教設為十方接眾
以津致之又恐羣處易囂則清規以肅之狂心易熾則
苦行以煉之血氣易爭則慈悲忍辱以下之僧俗易混
則髡髮刈鬚以別之既代王者養此窮漢又代王者教
此窮漢蓋佛教得力處正朝廷省力處也往往生出神
僧散聖激揚宗旨簸弄神通化愚成信轉慳為捨無非
善巧方便至於活此窮漢而已況此窮漢中其最上者
原能打徹心性直與聖賢齊肩其次雲行鳥飛火耕刀

種信因果護戒律又其次則白頭黃頂衣食老死於其中蠢且弱者無殍餓溝壑之憂強且黠者無嘯聚潢池之禍藏僧於僧乃所謂藏天下於天下也三代以後聖人少百姓多雖天地且不能人為之區處而家為之經畫故以衣冠文物之子弟使儒家任之以鰥寡孤獨之子弟使佛家任之道家又以長生延年之說歆動乎其間以收佛氏之剩餘而窮漢依托以就活者不少佛家分儒家之勞道家又分佛家之勞彼而為我亦不能我

而為彼亦不易其所同者不過借西方眼前之粗跡以
博區區之窮活計耳

禪門本草補

袁中道

慧日禪師作禪門本草云禪味甘性涼安心臟祛邪氣
開壅滯通血脉清神益志駐顏色除熱惱如縛發解其
功若神令人長壽故佛祖以此藥療一切衆生病號大
藥王若世明證破諸執暗所慮迷亂幽蔽不信病在膏
肓妄染神鬼流浪生死者不可救焉傷哉余因效顰作

諸味云

講味甘微辛性溫陰中陽也開心胃明目除積久翳障
益智不假修煉炮製但有精粗大小真贋之異須細揀
擇類破故紙者有毒不堪入藥此味遠出流沙外漢時
始入中國中國種之枝葉亦繁不似出西域者良宜量
元氣盛衰服之元氣盛者服之即消衰者多滯鬲上舌
乾口燥咽喉少津液常時痞悶令人動氣發嗔甚者發
狂尤令人腳軟不能動履中此毒者用金剛子棘栗毬

或吐或下盡吐下出宿物胸脾清虛得汗而愈一方用
大棒擊患人頭取汗亦愈無汗者不治

戒味辛微苦回甘陳久者辛味亦盡性涼陽中陰也須
煅煉炮製極淨寘汙濁處便常用澡浴其樹或五葉或
八葉或十葉或一百二十葉大小粗細久近不同四月
八日及臘月八日採之良不可自取須魯採者指示乃
得此味號為藥中之王能治百病不論元氣盛衰皆宜
服之元氣盛者恃強不服能至狂疾衰者初服覺苦辣

頻頻服之久自得味其藥易破宜謹收藏護惜小破壞
猶可用若大壞者不堪用也亦有小毒偏服者損目

定味甘微辛性清涼陰中陰也安神定魄除煩熱生津
液產于深山者良亦有微毒量元氣盛衰服之元氣盛
者不拘時服俱有效衰者多服亦能損目令人心戰怔
忡或四肢軟怯喜睡眠惡見人惡聞人聲或白日見鬼
魅亦有勉強服之不為害者然此味內有暗毒須鍛鍊
毒盡乃可入藥有大小久近之異有九種似天棘者不

佳草澤醫人採之不入官藥其有一種土人呼為羅漢果入藥取效差小若不揀擇誤服如天棘類者乍得清涼直至八萬四千劫毒亦發作發則令人下墜不可服也

辭約

黃道周

奇服災躬華言不讐維文從居以懷百憂今吾約女戾女遠去若夫弱羸爭食強蟬負釜衿百締而三絕餐歷旬而一舉索索向泣南方之冠糾糾凌霜東郭之屨賤

玉桂乎西咸寶康穀於陽武詩興蔽芾之歌易得蒺藜
之苦而能煦濡輸沫合作堆粲曼辭居殮質語供饗桑
扈得其裳衣戎怡覆乎錦段吾將女侈以為母子若夫
漂搖風雨顛沛道路橫流滄莽見逝者之如斯何草玄
黃傷曠野之率彼馬睠顧而不行舟浮沉於莫繫千金
沒蘆葦之裂五噫發北芒之涕與塊焉求立錐安置而
能說以廣宅築以休庇曳垂雲之雷陰建標京之層壘
磨鳳徙於高臺龜鰲砥其幻市吾將女承以為弟兄又

若貧薄相緣怨毒交至龍麋漁人之罾虎銜慈母之杼
蓋臣嗾乎獒狗恭婦出於嚇鼠燕泥病肌蛇涎膠體故
潛黑水者不白其膚啜蘆草者不皓其齒賤與身讐親
不見是而能遺蠅藻壁見硯麗澤蔭灰中山之疑勝毀
西周之惑奪之瞠風易以白日吾將女利以為良友又
若世載紛于讒馬相逐繩視腕而合綸校規耳而伐木
朝襄寄於羿矢昏席托乎婁目患與髮而偕黜神與歲
而俱縮探珠出海眎得璣之尤難澡首入淵彙洗垢之

不足兩福所以先幾二疏所以止欲而能風議自得從
容不瘁語逃溺而號新言痛哭之見貴辨士離窮腐史
謝位吾將女適以為樂國至夫畝棲絕核陵闕交戟稷
就鄭而師渠獲諛豎而賈力孔魯誦記欲系滅敵之經
園舍陽秋不就弭災之策麒麟責而師凶蝗螟飛而鳳
食猛士注喙良臣窘跡而能奮足遠搏敷文殊服離十
乘於兼城排累驚乎一鶚干將譬於寶劍巨桎喻其茂
穀吾將女主以為君甫凡此五約以視女踐吾實眎女

以為近遠乃如齒角不完羽毛見伐書或利於窮愁命
有憎乎通達韓孽鬱其風雲相累沉其日月戚施就憐
喑啞見脫與夫微文賈譽浮藻潰事孔翠自禍服之者
鵷身言獸知先涵之而尾厲是以頓豆戮楊片言誅稱
或誇靡而夷宗或虛無而絕祀吾不棄女吾將為止信
冠讐之未踈何湯火之足譬

傭記

黃道周

夫下浸而上溢者勞生之機本實而末華者陰操之紀

道取澤於天人取膏於已故割其肥者煎其憂州支所以飛遁益我貨者損我神羅冲所以慙譏使夫家有不獵之肉不獲之粟金在道而弛擔石無種而得玉此夫有志之徒獨行之士所喀然據地而不悔者也間非稟之所然亦其志之有尚或涉艱而得貞或履蹇而得壯或茹夢而自甘或落堅而繆用或負辛而計償或感憤而中創往不可方衷難為狀皆傭力而云樂寤宿而弗告若夫值人艱難造命不祐意與鬼忤動輒窘步服鹽

車而見苔覆壺漿而垂露越踐坐於牛溲少伯吠於狗
寶及夫託子外國烹雌泣別棄雙璧其遑他納五穀而
不屑驚虎先伏龍蛇後直其傭一也又若北印望都愜
怛於心乘策縱邁噫唏不禁懷高恢之嚶集過伯通而
賃春居作上林學而值窮飲水鳴哀見非上宗其傭一
也又如新野縣卒導騎舊交襲夷門之芳躅鄙執戟之
見嘲與夫季偉雜作勝之荷擔兔置之役馬牧之稱張
劉簾而見售朱置屨而營生其傭一也又至卜築之岩

胥靡為齊逃名之流而歌射稽皆藉茅以純束被褐而懷玉及至吠犬之雄擊杵興歌卒焉鵠舉以開漢家與夫季布髡鉗夜襲廣柳為郡肱股繫金若斗其傭一也又如仁人孝子艱於自給歎雨粟之未集望馬角之未戢隸食秦庭告緡巨室既肆力於莫逮乃玄感之在即其傭一也又如陳畱子治俊及所推瞻烏誰屋懷郭泰之知機焚猿及木傷張儉之貽累剪髮易形鍛冶持器蓋三反者濮陽之車而百折者龍門之氣輕羽如載重

地如避其傭一也凡傭方多不一其故生與世謀動與
塵俱上傭以力下傭以伎故機械見鄙於丈人木鳶見
絀於墨氏拙傭傭高巧傭傭卑故泝澌去楚而裂封抱
瑟入齊而見棄傭德者安傭舌者危故叩角飯牛甯戚
所以興髡首鬻身張儀所以斃隱傭勿雜貧傭勿專故
嚴遵據榻而處羸姜岐耕牧而互利若夫傭生者不傭
其名傭功者不傭其身故伯休委帛於女子鴟夷易服
而更肆傭名濊食傭身隕功故百金售骨燕臺號其佻

風千金售軀軹深忘其愛姊夫物不甘於賤則圖其利
圖其利則生其機生其機則賤之者至矣僕本畸人毛
骨不異耘無一弓之田築無半鋤之地然且喜涉丘壑
不避過謫廩見草而中悅鳥望林而暇擇或有王孫見
哀不報之施女子長跪無功之餐未嘗不嗚咽自薄而
欲絕也至循採葛之歌以賡伐檀之詩鼠飲河而知足
馬圍室而寤樂以眠夫簪紱之士難塞之責汙首炎胸
矜面厲色反顧渥然不自知其為薄也於是廢而雜處

罷其爭席筆受管於鉏耒衣度形於蘿薜操豚而祝絕
淳于之纓得兔而守甘宋人之誚然猶懼夫淳釣之穿
鑿靈氣之莽裂穢草滋於名根神柯腐於蟲蠹獲戾大
主棄其所直俾余力之不售而荷帝之大辟也況於碌
碌而無所建白者哉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三

詳校官中書_臣李采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士_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_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雜著一

徐師曾曰按雜著者詞人所著之雜文也以其隨事命名不落體格故謂之雜著劉勰云並歸體要之辭各人討論之域正謂此也 吳訥曰雜著者何輯諸儒先所著之雜文也文而謂之雜者何或評議古今

或詳論政教隨所著立名而無一定之體也文之有體者既各隨體裒集其所錄弗盡者則總歸之雜著也

說難

秦韓非

非見韓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乃作說難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

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

疑如是者身危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
焉則身危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
則身危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
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
驚權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徑
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順事陳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
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

其所醜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有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知盡之難也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繇干其上也故此二子者皆

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隣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

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
既而彌子之母病人間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
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遊果
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以
啗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
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
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
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

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山亡 晉于寶

夏桀之時厲山亡秦始皇之時三山亡周顯王三十二年宋大丘社亡漢昭帝之末陳留昌邑社亡京房易傳曰山默然自移天下兵亂社稷亡也故會稽山陰瑯琊中有怪山世傳本瑯琊東武海中山也時天夜風雨晦

冥旦而見武山在焉百姓怪之因名曰怪山時東武縣
山亦一夕自亡去識其形者乃知其移來今怪山下見
有東武里蓋記山所自來以為名也又交州脆州山移
至青州凡山徙皆不極之異也此二事未詳其世尚書
金縢曰山徙者人君不用道士賢者不興或祿去宮室
賞罰不由君私門成羣不救當為易世變號記曰善言
天者必質於人善言人者必本於天故天有四時日月
相推寒暑迭代其轉運也和而為雨怒而為風散而為

雲亂而為霧凝而為霜雪立而為蜚蜮此天之常數也
人有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呼吸吐納精氣往來流而為
榮衛彰而為色氣發而為聲音此亦人之常數也若四
時失運寒暑乖違則五緯盈縮星辰錯行日月薄蝕彗
孛流飛此天地之危診也寒暑不時此天地之蒸否也
石立土動此天地之瘤贅也山崩地陷此天地之癰疽
也衝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也雨澤不降川瀆涸竭此
天地之焦枯也

時化 唐元結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
化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
之化也道德為嗜慾化為險薄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
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翁能記
於此乎時之化也夫婦為溺惑所化為犬豕父子為
悖慾所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為讐敵宗戚
為財利所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為市井翁

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大臣為威權所恣忠信化為姦
謀庶官為禁忌所拘公正化為邪佞公族為猜忌所限
賢哲化為庸愚人民為征賦所傷州里化為禍邱姦克
為恩幸所迫廝阜化為將相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
山澤化為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為狴犴或曰殫
於鳥獸江湖化為鼎鑊或曰暴於魚鱉祠廟化為宮寢
或曰數於祠禱翁能記於此乎時之化也情性為風俗
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無不作

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蹙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元結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草木化為宗族風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鳥犬化為君子元子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

內巷戰門鬪斷骨腐肉萬里相藉天地非谷鎖也耶人
民暗夜盜起求食晝遊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耶
人民相與寄身命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聲呼動息山
澤非州里也耶人民奔走非深林薈叢不能藏蔽草木
非宗族也耶人民去鄉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
風雨非邸舍也耶人死相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
雪非衣裘也耶人民勞苦相寃瘡痍相痛老弱孤獨相
苦死亡不能相救呻吟非常聲也耶人民多饑餓溝瀆

病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耶人民奔亡潛伏戈矛相拂
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耶僵王腐卿相枕
路隅鳥獸攘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耶

材之小大

李華

攀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為烏鳶所震
墮於塵轍閭閻之家有侈女焉珎車繡茵過於中陌遇
而憐之藏以玉筍粒以紅稻胡然而然材小為貴養而
玩之易為力也充輓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任重致遠

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為器用水旱寒暑之不時艱難驅乏登降重岡踣起塗潦蹄離節圻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盜鳥爪其背嘴其肉猶恨啄噉之未逞鷙鷙而相呼羣犬引其腹胃狺狺而爭之車馬往復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為累扶而救之難為功也向若不憚斯須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為累材之小也為貴戾於理悖於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辨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言醫李華

晉侯方圖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
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為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
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遣之和至於晉晉君幄
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玉者百許人膳夫
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
為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帥對
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敬惟所擇客曰臣

轡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
膳鱸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
君聲流而陽氣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
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
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
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
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
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崗平視諸宮

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
昂隨風藹藹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
重輕或滅或明道路繚繚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覺登
原赤霄冒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
投石無聲狀其乳苑之內則連山黯以當戶容杳杳而
業業若堅刃與慢塗呀將折而復合露封隙之嵌空聲
小往而大答聳崖峴以日曠穿偃仆而雲罨濱江臯衍
百里芳草往往白沙日炙晶熒綠野芊緜走舉蒼連茵

輅梗梓橘柚之林密孕元氣寒暑若一翳不流風幽不
漏日猿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互號終昕竟晦墜英紛
目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屨黃鳥時鳴白鵲飛渡
臨險瞰江江隗為潭虔虔不動常有神怪龜魚涵泳露
鱗出介纖草以颺風颺波起崩濤迸沫勢不得止精怖
魂怕毛骨洗然攀木瞑眸猶懼陪泉顏麓疏冗繁源鼻
歎支流潛潛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
躍而後逝初疑可及忽似無際旋眩迴楫溯汨冗宕輒

石敵磨火發川上纔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烟微蒼通波
滿望澹澹灩灩久而生垠淅淅飛雨冥冥起雲沅湘春
生蒼梧日晚聲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荇荷華組繡一川
愕羽族之多名紛合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下時逆浪
而復還喧呼雷駭沈起雲翻兩不相傷貌豫體閒緣涯
疊觀照江成霞碧水連漪淺深見沙旁經闌闔溢浸欄
檻上有嬪嬙絲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隕風而復聞
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

圻崇山峰墜鳥獸狂悖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
千家耻不相反者以粒計倉祿之衆半於平人秣馬之
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
甚泰而楚人甚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言未畢晉侯舒
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此未足累
楚故曰可為也若張而無厭則不可為也晉侯色生力
起斥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聞矣客
乘時而動之曰楚使令尹司馬理兵於北疆以臨敝邑

敝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因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為請寡君曰是出於人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子弟不自保於楚師故罄以相勞秦人感君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朝聞而夕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王不戰之術也晉侯恍然以楚事而照於晉遂輟謀秦由是大國修好小國

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醫

行難

韓愈

或問行孰難曰舍我之矜從爾之稱孰能之曰陸先生
參何如曰先生之賢聞天下是是而非非貞元中自越
州徵拜祠部員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
街愈嘗往間客席先生矜語其客曰某胥也某商也其
生某任之其死某誅之某與某可人也任與誅也非罪
歟皆曰然愈曰某之胥某之商其得任與誅也有由乎

抑有罪不足任而誅之耶先生曰否吾惡其初不然任
與誅也何尤愈曰苟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
取盜二人為大夫於公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夫惡求其初先生曰不然彼之取者賢也愈曰先生
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賢於人之賢歟齊也晉也且有
二與七十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也先生之選人也
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不世出賢人不時出千百歲
之間儻有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

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先生曰然他日又往坐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位乎朝者吾取某與某而已在下者多於朝凡吾與者若干人愈曰先生之與者盡於此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缺其少乎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愈曰由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州凡幾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耶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其後用也必粗先生曰然子之言孟軻不如

咸宜

柳宗元

興王之臣多起污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
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
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
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
卿相刼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刼戮困餓
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為
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

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僚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
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
於天下一得適其僚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予是
以咸宜之

謗譽

柳宗元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
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
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

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拂於君而利必及於人繇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必及於人繇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

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
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為信
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
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
者惡之善惡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
謗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
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
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

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其謗譽乎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

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訊忙 劉禹錫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毗增增扶班白
挈羈角齋生器荷農用摩肩而西僕夫告予曰斯宋人
梁人毫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予愕而訊云予聞隴西
公暢轂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也欣欣然似恐後
者其間有勞徠之簿歟蠲復之條歟振贍之典歟碩鼠
亡歟瘼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浚都吾政之上游也

自巨盜開釁而武臣顓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
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
民其下也驚其理而蟬其賦民弗堪命是軼於他土然
咸重遷也非阡危擠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
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為丞相也能清靜畫
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嘗宰京邑也能誅鉏豪右必
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予
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

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
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黜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
後也民離政亂須感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
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
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歎牛劉禹錫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於蹊偶問焉何形之瑰歟何
足之病歟今覿觫然將安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瑰其形

飯之至也病而足役之過也請為君畢詞焉我僦車以
自給嘗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掣以回之
叱以聳之雖涉淖躋高轂如蓬而輶不償及今廢矣顧
其足雖傷而膚尚腴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
羸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往也
當要評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余言之
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將置諸豐
草之鄉可乎叟蹶然而哈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

以持醪而啗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為且
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力今之致其死非惡之也
利其財子惡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再詞屈乃以
杖叩牛角而歎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員能霸吳
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陔下敵擒
鍾室誅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
呼執不匱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
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傲舟 劉禹錫

劉子浮於汴涉淮而東方既釋紼纒榜人告予曰方今
湍悍而舟鹽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繇是枹以
室之灰以瑾之麴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
霏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遄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
檣弭擢次於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游
肆而觴矣或拊橋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吾曹無
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窹隙潛澍渙然陰潰至乎淹簣

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堦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
傾軸墊坵於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缺然目視而言曰
鄉子兢惕也洎洪波而無害今予宴安也蹈常流而致
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
以越子鄰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劍子西
哂李園養士春申易至於覆國夷族可不儆哉嗚呼禍
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盾也其理甚明困而
後儆斯弗及已

說驥劉禹錫

伯氏佐戎於朔陲獲良馬以遺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
穢糝飲之汚池廢厯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
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於肆肆之馭亦不知
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羸其二以求
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
尤工觀之周體眙然視听然笑既而抃隨之且曰久矣
吾之不觀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

眊如翔如之備耶今夫馬之德也全矣然顧其維駒藏銳
於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於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
曰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裘也聞
言竦焉遂倣其僕蠲其皂筐其惡蜃其洩穢以美薦秣
以薌粒起之居之澡之拮齧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
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予以喪其
寶且譏其所貿也微予灑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
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

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鬣抵以撾策不知其繭雲耳
昔之嗟吸也謂為疵為癘投以藥石不知其噴玉耳夫
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至頓路曾何寶之有焉由是
而言方之於上則八十其緡也不猶踰於五羖皮乎客
謾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
猶違之若此矧德蘊於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歎

述病 劉禹錫

劉子常涉暑而往熱攻於腠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

能興逮決日子有瘳醫診之曰疾幸間矣顧熱冷而未
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衛之垂方則病復矣所苦既
微而怠其說倦眠於衾而興焉倦隱於几而步焉面不
能罷頰髮不能梳櫛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
移日而疾也瘳疎錦反如復瘳於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
後目能視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眈然執栝捲侍予於
前矣予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偕呻也諄也若酷而吾
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薄何患之同而痊之異哉僕諄

諄而答曰己之被病也兀然而無知有間也亦兀然而無知髮蓬如而忘乎亂面黔如而忘乎垢洎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知也予喟然嘆曰始予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顯廢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兀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鈇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神櫟賢惟理所以曾何膠於域也

觀博劉禹錫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速予觀焉初主人執握槊之器置於廡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則次有博齒齒異乎古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日月視其轉止依以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投擲故以博投詔之是日客抵骨於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趨趙命中無蹉跌無從彼呼無俾我怛分曹道迫自旦至於日中晷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如或憑焉悉詈之不洩又

從而齟齬蹂躪之莫顧其十日之咄讓也乃曰非予術
之不工是朽骸者不予畀也請刷恥於奕棋主人促命
燭以續之驚神默計巧竭智匱主進者書勝負之數於
牘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
詬棋而詆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鵠求身之色
人咸異之子劉子曰先人者制人博投是已從人者制
於人枯棋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所處之勢異
耳是知當軸者易生嫌而退身者易為譽易生之嫌不

足貶也易為之譽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處而已

觀市 劉禹錫

由命士以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有因也
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於六月毛澤將盡郡守
有志於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於
城門之達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
咸至夾軌道而介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間錯跣如在
闕之制其列題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馬牛有牽

私屬有閑在中笥者絨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彫彤及質
焉在筐筥者白黑巨細焉業於饗者列饗膳陳麇餌而
苾然業於酒者舉酒旗滌盃盃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
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魚之生交蜚走錯水陸
羣狀夥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
射其時者竒贏以游者坐賈顓顓行賈遑遑利心中驚
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
易良苦於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杪忽之差鼓舌僇僇詆

欺相高詭態橫出鼓囂譁全烟埃奮羶腥壘巾履齧而
合之異致同歸鷄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開萬足一心恐
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
隙地俱唯守犬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
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於篇云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雜著二

吳相客說 唐袁皓

孫室季壞其相更相謂曰不日不月吾其晉臣乎有客
前而語曰相君不聞物之化者耶蛇化為龍龍之孫見
蛇而笑之謂吾祖之世龍焉殊不知蟒之腥尚存乎大

澤之畔家化為國國之孫見家必笑之謂吾祖之世國
焉殊不知耕稼之具未朽於歷山之下蓋由知龍而不
知蛇知國而不知家噫堯舜聖人也丹均而不嗣而况
吳以干戈而得耶相君喻而泣

處士言

袁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卿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
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
而侮器使不十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

誼懽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
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捨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為
宋人幸未死果塗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
邪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親土貴於黃金吾聞
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
土有鹹鹵民時而煮土有禾黍民時盈庾金玉在山桑
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
樂而百姓同百姓憂而聖人然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

苦莫瘞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鹹滷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生無土而可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蠹而郡蠶邑克而吏齧吾視宋人之萍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薄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往

寄言 韋端符

孺子道成人之言父母必憐誇焉非直父母也鄉人亦異而指之矣是何也非所以期孺子也待以孺子而言成人也則父母加之如鄉人指異即有魁然成人而事孺子是何人哉其所以待之視之用何心也移是而言小人不能為君子固也陷乎罪誅非暴逆狠戾而窘於咽喉之空尺寸之膚受之不仁仁人不憫憐之也今有一鄉之吏遇孺子把弄土塗折挽草木則呵而批之曰何爾也成人者有妄毀淫取顧不敢動睫而過之是誠

不了一鄉矣吾欲世之大人無獨見鄉吏之不了一鄉而不自見所不理無唱怒於孺子之為而恬視魁然成人挽折大草淫取大物者本其所以待之之心從而校之天下幾蘇息

下篇 韋端符

今有人負病於此則其親戚者憂之聞善醫則不遠燕越而求之欲其病之速瘳若噓毛掇葉之易是直智無所施耳然則憂者雖甚不能為也善為者又非所憂也

不憂非薄人也非其地耳彼誠善醫也安得人人而憂之必居其地而耻不能則將息其技而為之與憂者之心不異故病甚憂戚之得善為之醫則幾乎平理矣不得善醫者百十旦夜坐環之而藥謀無所曉其去死喪幾何故曰憂不能為技不習也為者不必憂非其地也必得善為之者處憂之地然後知病之間也不日矣昔之為天下國家而病者豈無善之者邪不得處憂之地耳漆室女誠憂矣不能為魯也鴟夷子嘗工為越

矣陶朱公則視猶涉者之視車使嘗得善為天下國家者取憂之之地何敗亡之有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徹蓋整衣馨爐瀝觴頻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辭神之肝鬢而芥蓋舒乃誠曰余其來拜以嶽長羣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

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入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詞
之黯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
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
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諷詐 王甯

禮法不可斯須而去有以禮法而為災忠信不可斯須
而去有以忠信而為禍禮法非災人之端忠信非禍人
之本理或有害則禮法忠信為禍人之萌狂瞽人之所

惡也效之則恐不及其真荒醜人之所耻也履之則恐不自其性狂瞽誠可惡也醜荒誠可耻也臨難而保全則狂瞽荒醜為藏身之藪禮法忠信直也狂瞽荒醜詐也以之保全則直不如詐之功嗚呼三皇之前無所用五帝之後無所不用

登華旨 沈頤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為訣且譏好

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喻文公之旨耶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耳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趨榮貪位者之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象化 牛僧孺

象龍禱雨三月不應巫病民咨王甚愁孺有言曰王無

愁也象之悞也夫龍善化雨而時在乎天天使雨龍得化不使雨龍不得化聖人象龍而救民是乃象其化者也龍之性善學者人之心故象性莫若心而已使性非心可象則鴈鳩之性均而木刻鴈鳩足以象均邪獬豸之性觸而瑰飾獬豸冠足以象觸邪龍以性善化而龍於化人者衣袞則其象不以土木亦明矣湯是以龍其聰而深無不聞也龍其明而高無不見也言若出為雲而物仰之有陰智若躍乎淵而物觸之有潤天而不雨

百姓祝王為雨也雖七歲炎炎不聞有咨者而況三月哉

文章 李德裕

魏文典論偁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為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為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

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惟蘇庭碩叙事之外自為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為切重輕為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類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為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

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或偏不拘於隻耦故篇無定曲
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
如絲竹鞀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世有
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
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
所以為靈物也余嘗為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為物自
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
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為之錯以金

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為文之大旨也

禱祝 李德裕

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閣青躬百姓不見若非避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屬祈禱積旬無

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其術無他
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閒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
於泂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治郡八年歲皆大稔江
左黎庶謳歌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
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
用以肌膚自苦焦爛為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
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為人患不誠天
之去人不相遠矣

祥瑞 李德裕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美至麗無不為妖覩之宜
先戒懼不可以為禎祥何以言之栢靈之世多鸞鳳丘
墳之上生芝草神仙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次可以
保永年生於丘墳豈得為瑞若以孝思所至則瞽瞍之
墓曾皙之墳宜生萬枝矣何者為仁孝之瑞唯甘露降
於松栢縞鹿素烏馴擾不去皆有縞素之色足表幽明
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遇好黃冶之術暮年

有芝草數十莖產於丹竈之前遇自以為名在金格暢
然滿志逾年而遇病卒齊中書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
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去世又餘姚守盧君名從
在郡時有芝草生於督郵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
狀其歲盧君為叛將栗錐所害置遺骸於屋梁之下並
耳目所驗非自傳聞由是而言則褒姒驪姬皆為國妖
以禍周晉綠珠窈窕皆為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
又黃河清而聖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玄石

為魏室之妖啓將來之端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桑穀雉雉之變耳

喜徵 李德裕

陸賈稱螭子垂而百事喜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嘗思之蓋以人肖圓方之形稟五行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歆然感氣發於圓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涵煖煦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沈悴雖不能自覩其鑒明者必可察

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
淑春愛景必有蟾子垂於簷楹之間室有明燭膏爐必
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
無所逃也

較農 劉銳

功以救於民賴其功者有違順德以化於民敦其民者
有疾徐夫以三月除穀地五月穀入土雖當世不拔其
苗後世不毀其穀其飲食之道順於情也故生不疵癘

其道死則俎豆其功聖人救壞以禮垂世以法當世伐其樹後世毀其法所以禮違其情法違其欲者也是以生為旅人疵癘於天下肉腐於俎酒乾於器然後為聖人是愚民賴聖人之功忘聖人之道嗚呼禮亡而爭器矣雖有粟弱者安得而食之法壞而奪其三時矣雖有山澤農者安得而種也

禹謗
劉蛻

有舂兮墨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莖兮

轡而謂之不芳有軸兮鑣而謂之不轍聲咷唏以無音
兮氣鬱悒而空咽既憇憇以增懼兮又謾謾而不訣誣
彭祖以為孺兮謫殤子以為老夥衆人之難信兮擗夸
者之不悅佞為贅兮何去奸為癰兮莫副譴為轡兮莫
銜謗為玉兮何切玦既膿而必烹兮木方燬兮必折心
轡轡以似車兮思繇繇而如徙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
兮如綫既不辨於顏跖兮遂一貫於堯桀哀吾生之不
逢兮奚至死而惷惷念帝座之不燼兮胡交光於卷舌

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癆刺

古漁父 劉屹

叟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叟欺虞人
以事鬼神而得逸他日叟之子壯圍山而僇獵吾父者
曰今日凡在山澤殺無赦虞人亡於大澤虞之父教之
以漁漁利厚於罟末之年富於澤上反聞叟將殺其子
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陶稼末之年
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法執

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
聞之亦曰始朕學事叟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聚臣舟
臣垂之十鈎魚方眠臣鈎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
發而震盍戮於變理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
殷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鈎魚必爭而且畏後其
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鈎豈非君其餌薄乎何戮之有微
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餌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

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鬪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冠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眦而去

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僞以給一器之魚學僞得盜一澤之利

禹書二首 劉蛻

以功不就而受誅則可謂勤民而死乎曰不然然則夏之郊也奚不尋其先安得以鯀配曰以功不就則可謂勤民而死也以誅其身則可謂勤其家也不怨君誅而尋父功鯀當誅也傳曰不以家事辭王事既勤其家為天下故報其勤家於夏郊而已矣有鯀之誅而不廢其

功禹為其子也不得以天下而擇其功者禹為之事鬼神也微禹之為子先人之罪將不食矣故其子之功由勤父嗣也然則夏郊宜矣於是君誅其怠也而子不怨其家祭其勤也民神弗畔蓋禹以天下不逮事其父而致孝乎鬼神云

治天下之理見之於夏功而未見先於夏功者久矣夫八年之間生聚非不壞也委積非不耗也帝憂則民愁樂則民喜故以憂樂隱顯而助之帝能治其心者故禹

後雖以身先天下而不以一身負天下之土石以其得
治世之心而易使也嗚呼必不得和心之人而為可以
智治則豈羽山之下忍不以智獻其父者歟天下見濡
手足之禹則不見土階之上以治憂樂者也故曰心治
乎人也功治乎水也其可獨禹云乎

山書十四首劉蛻

天地之氣復則結者而為山也融者而為川也結於其
所者安靜而不動融於其時者疏決以忘其及故山之

性為近正川之性為革為是以處其結者有君子處其融者為利人

天地之先未嘗有形故字其形為人民為禽蟲萬物然後受其字據其形之動曰生形之靜曰死嗚呼吾苟不生乎天地先而未嘗用其形竅以出納斯非混沌之似乎故吾以混沌不嘗在天地先而在吾之不為萬物鑿者而已矣

壞人者天地也使其數出故觀數而象動則有爭殺亂

患夫數始乎手足故離吾之指為吾視其指而心亦離
則數數人乎心矣故知指生六而為有餘生四而為不
足不足與有餘也為體不備嗚呼心既分身之有餘與
不足也則爭殺亂患何嘗不足盡其數出聖人重其生
以榆出先濟其用故甘饴之臭出於榆末而後網罟不
足於野以牢養於宮中故天下忘身以自給嗚呼上古
食而棄其餘熟而棄其皮亦足矣是知聖人欲化而更
亂其生聽鳳鳴而吹管果象也故有象竹之聲者必有

象設之器然則造其為而恥設學者鳳也故不世而來
造其象而恥人學者聖人也故末世而不出嗚呼

江河鑿而山木泣以為川既出而必伐舟也舟既入水
而鮫魚相似以其居泉而遠於殺者也今則造泉之具
成是大道存而異其質大道亡而運其禍

利以觀天下利盡而天下畔道以歸天下道薄而天下
去嗚呼為利物所間為道亦不偽故始愛其應者終亦
將以應人然則利盡所畔者以滅其後道薄而所去者

貴不殺其孤而已

城郭溝池以固民也有竊城郭溝池以盜民者則殺人甚於不固夫有竊固之具必有功固之利苟有利之物寇必生其下是以太古安民以巢故於野則無爭巢固民則相殺

車服媵妾所以奉貴也然而奉天下來事貴者賤夫有車服必有雜佩有妾媵必有娛樂聖人既為之貴賤是欲鞭農父子以奉不暇雖有杵臼吾安得粟而舂之鳴

呼教民以杵臼不若均民以貴賤

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懷惡者在內所以能避弓矢也故射惡未及死而奪械可以殺人於天下天下從而禁畜私械者嗚呼古之弓矢所以防惡也今則不然反防人之持弓矢也

萬物無常聲而主聲者定其悲歡則聽在心而耳職廢也謂雷為可畏則以畏聲聽之不知有時雷可長養也謂瑟為可狎則以狎聲聽之不知有時瑟可流哀也則

有幽思之深砧聲之悲也去家日遠兩聲之愁也嗚呼
悲愁果在心也雷與瑟無常聲也

為學豈有歲故勞於農夫以其有遇世也故佚於使人
然而雖佚不忘學以其勞而未嘗運是故死而不得止
其心古有志者猶悲日月之易於人也故謂飛鳥走兔
在其中付大藏之鑰未必有信之友也夫取人之鑰必
薦信以入其中受人之託必有情以寄其內故大信者
不使人付有道者不使人求

棺衣之厚葬以王禮百姓不貪其死以其愛名不甚於愛身任時之重必多怨借君之權必易死是於名則君子愛身不甚於百姓焉

聖人有意哉故勸善以爵使利爵者樂修夫惡殺人與殺盜均為仁人之心則亦召盜以爵嗚呼使聖人無意則勸善不以爵矣故君子為善不獨樂欲為聖人而出生是不見仁人之術使爵以召盜乎

食秦人之炙則懷其妻子聞秦婦之嫁則垂涕悲其身

當是時亦疑天下之妻矣吾過富貴之門則懷其爵矣
及聞秦人以爵死者則垂涕悲其身當是時不顧天下
之貴矣有惡雀鹿之甚者揮帚以驅雀結罟以禁鹿夫
帚罟既可以駭物則帚罟必可以取物嗚呼執其具以
逐雀鹿安知不有學其具以取之故善惡去者不必惡
其名善逐者不示人以其具

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
自破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

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破其心哉

蠹化陸龜蒙

橘之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然類螭螭而青翳
葉仰齧如飢蠶之速不相上下人或振觸之輒奮角而
怒氣色桀驁一旦視之凝然弗食弗動明日復往則蛻
為蝴蝶矣力力拘拘其翎未舒襠黑鞵蒼分朱間黃
腹瑱而脗綈纖且長如醉方寤附枝不揚又明日往則
倚薄風露攀緣草樹聳空翅輕瞥然而去或隱蕙隙或

留篁端翩旋軒虛颺曳紛拂甚可愛也湏臾犯螫網而
膠之引絲環纏牢若桎梏人雖甚憐不可解而縱矣噫
秀其外類有文也默其聲類有德也不朋而遊類潔也
無嗜而食類廉也向使前不知為橘之蠹後不見觸螫
之網人謂之鈞天帝居而來今復遇矣天下大橘也名
位大羽化也封畧大蕙篁也苟滅德忘公崇浮飾傲榮
其外而枯其內害其本而窒其源得不為大螫網而膠
之乎觀吾之蠹化者可以惕之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勝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銘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秉耒耜者一墫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

聞之懼於是包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悲摯獸

皮日休

滙澤之場農夫持弓矢行其稼穡之側有莒傾為農夫
息其傍未久莒花紛然不吹而飛若有物娛視之虎也
跳踉哮囁視其狀若有所獲負不勝其喜之態也農夫
謂虎見已將遇食而喜者乃挺矢匿形伺其重娛發貫
其腋雷然而踣及視之枕死腐而斃矣意者謂獲其腐
將食而娛將娛而害日休曰噫古之士獲一名受一位

如已不足於名位而已豈有喜於富貴娛於權勢哉然反是者獲一名不勝其驕也受一位不勝其傲也驕傲未足於心而刑禍已滅其屬其不勝任與夫獲死腐者幾希悲夫吾以名位為死腐以刑禍為農夫庶乎免於今世矣

誚莊生皮日休

莊生免范蠡之子死至矣夫范蠡子復取其金則怒乃言於楚王死之嗚呼夫交者以義合至死不離也以利

合者全於利前者鮮矣況利死之後哉則莊生謂畢事而歸金其言信矣至其取金則復言而死之焉有夫歸金之心也哉是莊生與范蠡果曰利合也或曰莊生非利金而渝言是范蠡之子利金而渝言也曰夫救者楚之常法也范蠡不謂乎救為楚之常法以其兄自合不死非莊生之力也故取夫金是愚豎之纖鄙也何足責哉如莊生與范蠡義合則取金之信以易乎人命也哉是果曰利合兼不全於利前者也

荆巫羅隱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閭其初為人祀也
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為
人祀也羊猪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
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遊其家也其家無
甚累故為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昨必散
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為人祀誠不得罄
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昨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

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尚爾況異於是者乎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恒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

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
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况常人乎是
以峻宇逸遊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_臣李采

主事銜_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_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_臣高中

謄錄監生_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雜著三

青和氏璧 宋劉敞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
人相之其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
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

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於荊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己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常質居上不待以為益在下不損以為少此人主之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今

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也甚矣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寶之則若勿之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明之其刖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太丘之社亡而鼎入於泗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於是齋七日使萬人浚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夫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

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為危以存為亡彼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哉試思一人負鼎之秦一人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祇飾其辭不擇趨向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焉甚者殺身損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則吳起逐於魯而韓非死於秦其欲將與說難為之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為不幸謬矣夫謂和之不幸固失

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謂貞者必審於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豎刁之自害易牙之殺其子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為貴在乎賤為遠在乎近為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於已而內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於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傅說築於巖險之下太公釣於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信此其離於世俗之患也遠矣無他人

主者求之也

飯車 司馬光

天雨迂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謹聲顧見其車已覆其徒問曰子何用知之迂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濘而蹊獨不濡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趨也而車不量其力固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者其能無覆乎禍有鉅於此者奚飯車之足云

拾樵 司馬光

迂夫見童子拾樵於道約曰見樵先呼者得之後毋得
爭也皆曰諾既而行相與笑語戲謔至驢也瞞然見橫
芥於道其一先呼而衆童子爭之遂有撻擊有傷者迂
夫惕然亟歸而歎曰必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多矣吾
不知戒而日與人遊恃其驢而信其約一旦有先呼而
鬪者能無傷乎

野記二篇 李觀

子居東郊外耳目所得有可以為世戒者作野記二

篇

里之氓有慕都邑之侈者以其畜牛易人之乘馬既數
歲矣土田之腴舍牛而不獲倉廩菽粟耗於馬腹飢餓
且不救而馬之能卒無益於甌釜噫今之絕故賤而友
新勢忽講習而嚮奔走有不病其田而空其菽粟者乎
春陽既作草之百名生於穹陵於絕澤於不迹之地霧
雨所盪風氣所弄苗堅蔓驕生理自若舍是而入田畝

者則根與稻爭潤葉與粟誇暖角長等碧疑過者之目
農人之父病其為稼害也掘而去之不遺種火變水腐
狼藉道側願為糞土蕪弗可得矣噫安爾類計爾材不
自齒於嘉穀則奚禍之來

常語 李觀

或問自漢迄唐孰王孰霸曰天子也安得霸哉皇帝王
霸者其人之號非其道之目也自王以上天子號也惟
其所自稱耳帝亦稱皇書曰皇帝清問下民是也王亦

稱帝易曰帝乙歸妹是也如其優劣之云則文王武王
劣於帝乙者乎霸諸侯號也霸之為言伯也所以長諸
侯也豈天子之所得為哉道有粹有駁其人之號不可
以易之也世俗見古之王者粹則諸侯而粹者亦曰行
王道見古之霸者駁則天子而駁者亦曰行霸道悖矣
宣帝言漢家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繇此也人固有父
為士子為農者矣謂天下之士者曰行父道謂天下之
農者曰行子道可乎父雖為農不失其為父也子雖為

士不失其為子也世俗之言王霸者亦猶是矣若夫所謂父道則有之矣慈也所謂子道則有之矣孝也所謂王道則有之矣安天下也所謂霸道則有之矣尊京師也非粹與駁之謂也或曰詩人以后稷先公致王業之艱難其非諸侯矣乎曰武王既得天下詩人述其世世修德始於后稷公劉以至於太王王季文王故云爾也當商之未喪誰有此言乎如使紂能悔過武王不得天下則文王之為西伯霸之盛者而已矣西伯霸而粹桓

文霸而駁者也三代王而粹漢唐王而駁者也

道旁父老言 王令道

道旁父老髯而黑瘠天甚寒衣破上而露下王子遇而
嗟之父老曰小子何為嗟荅曰翁老矣衣食不足以勝
寒飢筋力已疲不肖竊有志者故敢嗟父曰子來前吾
語爾夫畜牛者求芻食犬者懷誼然則尸之者宜若然
耶且不知吾輩又尸之誰也無乃亦宜馬牛其思歟荅
曰太平之世明天子在上四民各獲其利衣食所不及

者游惰之民爾雖然翁胡為至是父曰天時連凶有田
不足以償租賦子孫散去不能見保然則為老人者尚
有罪耶謝之曰翁無多怨翁飢爾柰之何父怒曰飢何
罪耶授人之羊匪牧是思十羊其來九皮而歸曰羊病
死奚牧之非然則可乎小子未可與語也又何志之有
耶投其杖而去追而謝之不復應

雜識二首

曾鞏

孫之翰言慶厯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

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等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心好同惡異不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以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必欲致宗諒重法曰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恐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為何如介曰介亦竊

患之甫廼嘆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為唐史記以自見而屬為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凡月餘不能寐慶厯之間任時事者其後余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而已矣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衆叛乘南方無備連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略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捕至州皆為智高所推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衆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青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乃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州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聞青來以謂所遣者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

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
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
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
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見敵皆望風退
走而忠臨偕居方卧帳中為賊所擄楊畋余靖又所為
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托所與行者廼未從道
鄭紆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欲有所避免要求沔
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

敢進青之受命有因貴望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
君欲從青行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言乎然智高小
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
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
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
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青之此言告之苟
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
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固

已歸之矣及行率衆日不過一驛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鍤贏糧持守禦之備皆有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立斬之以徇於是一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每青至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二人守之無一人得妄出入而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所居四面陳殼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走皆以為常

至是知桂州崇儀使陳知英州供備庫使蘓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陳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是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阨險為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諜知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率眾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彼謂夜半風雨時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於歸

仁廟青登高望之賊據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
矢死青急揮軍進人人皆殊死戰爭先是青已縱蕃落
馬軍二千人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為馬
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從馬上以鐵連加擊之遂
皆披靡相枕籍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為公亮
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
其所料青坐堂戶上以論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
古之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武人崛起者乎方慶厯

中葛懷敏與李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而諸校與士卒既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自廣川之敗賞罰不行云翰林學士公亮亦言及於茲者如此

南山 關名

甯戚欲干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夕出乃叩角而疾歌商聲之詩詩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不掩髀黃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

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車載以歸與語大悅擢為上客而預聞國事其後楊惲以列卿被放因與孫會宗書其中有秦聲之詩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荳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時有與惲不相能者謗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怒下之吏當以大臣怨悖罪及三族老圃曰噫南山一也其託以諷亦一也致其情辭甯語尤為深切一則以封一則以族豈所遇者不同歟抑楊涉於有情而甯特由於疎遠者歟夫人

主內貯私意則聰明不開聰明不開則橫生忌諱橫生忌諱則直言不聞而朝廷有非辜矣讒忌之嘗來又乘之以危中國士噫曾謂孝宣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嘯說 闕名

仙人海春居鬻髀山善嘯術太山道士鍾約往來敬其藝願學焉而無由一日春變其形為石約不知之乃坐旁石上仰春面而嘯春所化石應之而發聲傾山動澗雲霧為之下墜約知是春驚起再拜以祈請焉春哀其

誠因教以三術凡不飲不食乃得嘯而風生於虛也老
圃曰夫氣出於虛則凝而不散留於實則鬱紆而不達
聲在於虛則圓而不息留於實則漸盡而不發虛之於
術則大矣豈知嘯時則然古之善事其心者萬形錯陳
日接於化而不恒風生於虛其細矣夫

善學

關名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說之從受其術而以釣
聞於營國近吳道子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為

卓絕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跡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善走絕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生哉顧所以滅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釣臨書而善畫者特轉移之頃耳古之善學者蓋又有為方而不以矩為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於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岐結曲而不可以為方其所以師焉者炳炳如丹夫是之謂善學乃知吮毫而知筆畫之豐省蹲磯以辨竿綫之浮

沉詹吳且不為而況不為詹吳者乎故曰禹行而舜趨
子張氏之賤儒也

事養

闕名

黃仲秉問治心養生之術於老圃老圃曰心奚足事生
奚足養夫因虛而運想想成則以虛而為實實不可以
為常也復且向於虛矣昨之所謂實者一聚之烟也從
無而有形形立則以無而為有亦不可以為常也復且
向於無矣昨之所為有者一窖之塵也故曰心奚足事

生奚足養且烟之起也止塵之囂寂足氣除了復何在
子嘗試觀所謂灰矣乎五木之火皆寄傳於木焱燄既
合五者如一火木之極然後積而成灰木而火火轉而
灰灰之所藏者深矣生之謂性性之動者之謂情性本
定也而不必有其定者焉是水中之波也情之有所轉
也而不必有其轉者焉是沙中之金也沙中之金由積
以聚聚則極而為沈其沈也重水中之波由湛而揚揚
則極而為浮其浮也輕積輕者所以幻虛也積重者所

以幻有也嗚呼吾所聞於吾師者止是矣心奚足事生
奚足養子亦嘗擇焉於吾言可矣

文章辨體彙選卷七百七十五